

凡人歌

占雄敏/文

我的父亲詹云火,生前是一名船舶设计师。虽然父亲离开我已11年,享年74岁,可他的音容笑貌和那些关于船舶的故事,依旧在我心中鲜活如初。



人生高光:参与西湖游船设计

父亲曾是浙江省杭州航运公司船厂的一名船舶设计师。1972年1月,三十出头的他迎来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挑战。当时,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华,其使团有一百多人。他们提出要游览杭州西湖。可西湖里没有能承载百余人的大游船。周恩来总理直接致电浙江省交通厅,要求在一个半月内打造一艘能容纳百余人的大游船。接到任务后,浙江省交通厅紧急召集全省科班出身的船舶设计师。然而,由于时间紧迫、任务

艰巨、责任重大,整个会场鸦雀无声,没有一个设计师敢主动承担。就在这时,时任浙江省航运公司领导洪经理找到父亲,问他:“云火,你能不能试一试?”父亲初生牛犊不怕虎,毅然回应:“可以试试!但是我有条件,要点兵点将30人。”洪经理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
从那一天起,父亲便带着挑选的30个“精兵”,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他们日夜奋战,设计、放样、施工,每一个环节都争分夺秒。那一个月里,

他们几乎没有合眼,饿了就随便吃几口,累了就稍微歇一下,又马上投入工作。经过30个日夜的不懈努力,西湖第一艘能搭载百余人的大游船终于成功问世!这艘游船,就是如今在西湖里每日穿梭,承载着无数游客欢声笑语的画舫的前身。它及时满足了当年2月26日尼克松访华使团游览西湖的需求,为中美外交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“詹云火”这个名字在浙江省交通行业内声名鹊起。

人生逆袭:小学学历到船舶设计师

谁能想到,这位大名鼎鼎的造船专家,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。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,但事实的确如此。在知识匮乏的年代,一个仅有小学学历的船厂工人,经过十年磨砺,终于设计出载入史册的大游船——父亲的逆袭,是那个时代“工匠精神”最鲜活的写照。

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二,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。17岁时,他幸运地被招入浙江省航运公司船厂工作。尽管学历不高,但父亲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,对船舶设计满怀热忱。工作之余,他每天坚持自学,从初中、高中文化课程,到船舶设计专业课程,一路披荆斩棘,最终达到大专水平。他常常看书到

凌晨三点,长期的睡眠不足让他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,即便如此,他也从未放弃过学习。

小时候有一次闲聊,父亲说起他对看书的热爱,他说越看书越觉得有意思,越看越有劲头。那一刻,我被他深深折服。他还跟我解释船舶设计和造船的原理,不过是运用阿基米德定律,利用船体排水量与浮力的关系。他随手拿起我的塑料小碗比划:“你看,船像只碗浮在水上,装的重量越多,碗就要做得越大,碗边还得够高才不会沉——这就是阿基米德教我们的。”物理,向来是我学生时代最畏难的学科,可父亲凭借自学,将其运用得如此娴熟,这让我对他的敬佩又多了

几分,在我心里,他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父亲。

父亲不仅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,更注重实践。他曾告诉我,为了深入了解厂里的每一艘船,他坚持每天中午进船舱摸索,无论寒冬酷暑,从未间断。就这样,他对整个船厂的每一艘船都了如指掌。因为善于调查、研究和总结,父亲设计的船舶船体重心稳,吃水量精准,驾驶起来又轻便又快速,深受船老大们的喜爱。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,父亲年年被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;他担任主任的车间,也年年被评为“先进车间”;后来因为卓越的设计工作,他被公司聘为船舶设计工程师。

朴素人生:被误认为“老农民”

父亲外表朴实无华,皮肤黝黑,身高不足一米七,穿着十分朴素,不熟悉的人肯定以为他就是一位“老农民”。每次让他穿

新衣服,他总是推托不愿穿,说新衣服穿着不自在,还是旧衣服舒服。父亲总爱穿那条洗得发白的工装裤,裤腿上还沾着桐油渍的印迹。

父亲跟我讲过一件趣事,有一次他在厂旁的大马路上散步,路旁瓜地里一位愁容满面的农民叫住他,请教甜瓜种植技术。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:“大哥,我种的甜瓜叶子长势良好,花开得也热闹,可就是甜瓜结得很少,你帮我看看咋回事?”父亲笑眯眯地赶忙回答:“我只会造船,不懂种瓜。”后来,只要妈妈一提起这事,我们都会忍俊不禁。身怀绝技、成就斐然的父亲,被误认成农民,他也每每一笑了之。

父亲德高望重,在我心中无

比伟岸。他待人真诚,乐于助人,从不求回报。那时,从事水上运输的富阳人听闻父亲在浙江省航运公司船厂工作,纷纷找上门来请他帮忙买船。即便彼此素不相识,父亲也总是热情接待,尽心尽责地联系接洽,帮助他们顺利买到船,父亲甚至还帮他们垫付钱款。有一次,买船人没有带足钱,离支付数额还缺400元,父亲马上赶去银行取钱,给他们垫付购船款。他们对父亲满怀感激,为此有人专程上门看望父亲,以表达谢意。可父亲连连说“不用谢”,并婉拒礼物。就这样,父亲在富春江沿岸赢得极高的声誉,只要有人提起“詹云火”,大家都会由衷地赞叹“他人真好,帮忙很热心!”

家的依靠:带领家庭成员同甘共苦

当年,身为富阳造船厂劳动模范的爷爷,因新船下水不幸被压伤,因公殉职。年仅22岁的父亲,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,照顾奶奶,抚养叔叔和姑姑。他把9岁的小叔叔长期带在身边,照顾他的生活起居,上学读书和学习技术,直到他长大成人。

5个兄弟姐妹成家后,只要家中谁生病,父亲依然会请假带他们去杭州看病,吃住都在他的宿舍里,贴钱贴物,毫无怨言。二婶患有严重的胃病,从一出生就有,父亲经常从杭州买来“三九胃泰”给她,最终治好了她的顽疾。

爷爷走得早,是父亲撑起了这个家,在他的引领下,整个家族团结和睦,亲如一家。五个家庭同甘共苦,营造出温暖融洽的家庭氛围。

父亲,是我心中的一座大山,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每当我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下迷失方向,内心被困惑填满时,我总会毫无保留地向父亲倾诉。而他,总是能给予我最及时的回应,那些建

议就像明亮的火把,驱走我心中的阴霾,让我“去时愁眉苦脸,归来阳光灿烂”。父亲是我的良师益友,更是那个懂我的知音。他站得高、望得远,思维活跃,和他交流,总能得到一些高瞻远瞩的见解。记得1990年代我面临职业选择时,父亲从船舶设计的经验中提炼出“顺势而为”的道理。他说:“船要顺水而行,人要顺应时代。如今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,你若参与其中,便是抓住了浪潮。”这番话使我毅然投身教育行业,多年后果然印证了他的远见。

父亲平日里沉默寡言,却在亲戚、朋友、同事和同乡中威望极高,深受大家的爱戴。记得父亲去世时,多位亲戚悲痛欲绝,哭哑了嗓子;几年后,父亲的一位好友打电话来问候,得知他已经离世,当场在电话里失声痛哭。

如今,每次在西湖乘坐游船,我仿佛看到父亲当年连夜打造大游船的情景……我想,他若是泉下有知,一定会感到欣慰和开心。

属于短篇的智慧

王彪/文

我一直觉得,好的短篇与智商有关。你怎样选材,怎样取舍,怎样经营里面的人物关系和曲里拐弯的叙述空间,哪里留白,哪里多唠叨两句,有许多兵法里的妙计需要用上,一会儿围魏救赵,一会儿声东击西,一会儿又是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,短短的几千字到一两万字,真是机关重重,谋算多多。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精妙绝伦的智力游戏,一座交叉小径的花园,一场深思熟虑又悬念迭出的战争。

对了,好的短篇就像智斗,需要智力的参与,也许是我的偏见,短篇写得好的,智商都不会低。当然,这话不能反过来说,凡是高智商的,一定会写出好短篇。

麦家是聪明人,大家都晓得他高智商,这样说来,他写短篇应该很占了点优势,但我还是愿意像上面那句话所声明的,倒过来说,他的短篇里,藏着他的才智心机,施展着他的十八般武艺。

“大河不一定大,小镇笃定是小的。里镇的小又是过于小了,单一条街,弄堂一样窄,长不过一里路,盛不下镇小和镇中联合出动的游行队伍。”麦家的短篇《双黄蛋》就这样在“大”与“小”里开了头,读上去没什么奇特,其实暗含机巧,大与小的对比,为后面盛大的游行队伍引路,然后是老鼠肉的血,地富反革命的臭,人与鼠的两极翻转,使得社会环境政治形势脱颖而出。句上也颇为讲究,连续的短句,造成一种急促紧张感,正是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到来的节奏。有人胆战心惊,有人热血沸腾,都在这鼓点般的节奏里呼之欲出。

“双黄蛋”当然是谐谑,以嘲讽的笔墨写一对双胞胎的顽劣人生,通篇涉及恶的,包括那个“王八蛋”,也都是这口气,造成叙述的游离和反讽效果,但“双黄蛋”的妙处不仅在此,这个意象意味无穷,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呢?每个人必定都有自己的经验,而内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,恐

怕在于“双黄蛋”这个直观意象带来的彼此的关联性,“双黄蛋”既是二,又是一,这使得毕文毕武两兄弟从一开始的人生传奇就进入到一种宿命,他们联手作恶,二恶合体,比别人强大许多,但最强大的地方同时也是软肋,一旦哥哥毕文死去,那也等于宣告了弟弟毕武的末日来临。

麦家是很善于制造悬念的,小说写到结尾,抛出了关键人物。我们的心莫名地拨动了一下,原来前面写这么多,都不是重点,真正的点睛之笔是在这里,一个根本就没怎么出现过的、无足轻重的父亲,他才是小说的中心,他才是麦家最想要告诉我们的故事。

对坏到极处的混蛋儿子,一个卑微无能的父亲有着最深最勇敢的爱。这或许也是那个年代遍地黑暗中的一抹亮色,藏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别人的故事里。

而余下的这百分之一,在我看来,属于短篇小说的智慧(原刊于《收获》,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,曾任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副主编)。

欢迎广大读者积极投稿,择优录用的文章将同步在“麦家文学研究会”微信公众号推送。投稿邮箱:643289980@qq.com(来稿请注明“投稿‘一百人眼里的麦家文学’”)。



小井纸的故事:

一沓古纸里的千年记忆

朱友善/文

泗洲造纸作坊遗址旁,黄家老屋的木床里,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

那块横放在里床壁的“里桥板”,几代人都在上面放置煤油灯,久而久之浸染了浓郁的煤油味。40多年前的一个午后,黄家爷爷从这块看似普通的木板后面,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刀边角有点泛黄的纸张。

“这是小井纸,宋代的名品,现在可不多见了。”老人布满老茧的手指轻轻抚过纸面,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婴儿的肌肤。那时年轻的我只觉得这纸触感温润,既不像普通竹纸那般脆硬,也不似现代白纸那样刺眼。老人告诉我,它还有个俗名叫“白竹纸”,但真正的名字该是“小井纸”——因宋代产自富井山里的作坊而得名。

多年后翻阅《文房四谱》,我才惊觉这不起眼的纸张竟在宋代与“赤亭”齐名,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竹纸之一。只是不知何时,它的名字渐渐湮没在时光长河中,只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里。

再次见到小井纸,是20年后黄家爷爷的葬礼上。我匆匆赶到时,正看见黄家媳妇准备将这些珍贵的古纸当做祭祀纸烧掉。情急之下,我提出用一件元书纸(五十刀)交换这一刀小井纸。电话打出去不到一小时,卖纸的弟弟就气喘吁吁地送来了替换的纸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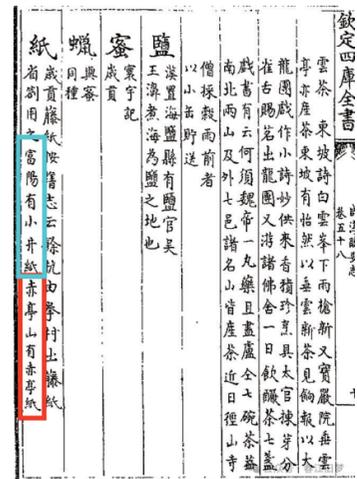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,我又翻出了这一刀保存完好的小井纸。迎着阳光细看,纸纤维细密如丝,隐约透出桑皮的淡褐色纹路。这让我想起老人当年的解释:小井纸的妙处在于“水竹掺桑皮”——竹纤维取其细腻,桑皮增其韧劲,故而“泡水不烂,千折不断”。

为验证这个说法,我做了一个小实验。取一张小井纸和一张纯竹纸同时浸入水中,纯竹纸很快变得支离破碎,而小井纸在水中浸泡三四个小时后,捞起竟完好如初。更令人惊叹的是,这历经几百年的古纸,除了边角略微泛黄,依然可以提笔书写,墨迹不涸不散。

《天工开物》有云:“竹纸轻薄,皮纸坚韧。”而小井纸恰是取二者之长——既有竹纸的细腻质地,又兼皮纸的耐久特性。难怪宋代文人墨客对它青睐有加,用它誊写诗稿、印制书籍,甚至作为官府文书用纸。

如此精良的小井纸,为何后来鲜为人知?这恐怕与手工造纸业的兴衰息息相关。明清时期,普通竹纸因原料易得、产量大增,逐渐成为市场主流;而小井纸需要精选特定的水竹与桑皮,工艺繁复,成本高昂,最终被更廉价的纯竹纸取代。

富春江北岸的山区曾是造纸业的兴



《四库全书》中关于小井纸的记载

盛之地,但频繁的战乱,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,许多古法技艺就此失传。小井纸的制作工艺也随之湮没,它的名字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,只留下几刀残存的纸张,默默诉说着曾经的辉煌。

黄家爷爷一生务农,却对这刀纸视若珍宝。“这是祖上留下的,不能糟蹋。”他常这样说。如今想来,老人守护的或许不仅是纸张本身,更是一段鲜活的家族记忆——也许他的祖父曾用这纸写过家书,也许某位先祖曾靠卖纸维持生计。

记忆中最为深刻的画面,是老人常在夜深人静时,就着煤油灯的微光,轻轻摩挲这些泛黄的纸张。昏黄的灯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跳动,眼神中流露出难以言说的温柔。那时我不解其意,如今才恍然大悟:有些东西,看似无用,却因承载了人的情感与记忆,而比金银珠宝更为珍贵。

在这个追求速效与便利的时代,现代造纸工艺使用大量漂白剂,让纸张更白更亮,却也变得更加脆弱易损。反观这些历经百年沧桑的小井纸,依然保持着素雅的色彩和惊人的韧性,恰如那句古老的谚语:“纸寿千年,绢寿八百”。

这些纸张,不仅是书写的载体,更是一个民族文明记忆的延续。每一张古纸里,都藏着千年的故事,等着有心人去发现、去传承。



我的船舶设计师父亲



丹东画舫竣工留影



詹云火用过的工具